

生命里的祖国

■ 剑 钩

说也巧，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在朝鲜板门店签订，一年后的7月27日，我就在解放军205医院出生了。听妈妈讲，出生前，父母相约，如生男孩，就叫“建军”。因为预产期恰恰在“八一”那天。可天公不随人愿，我偏偏提前4天来到这个世上，母亲躺在产床上，冲着嗷嗷待哺的我说：“小家伙，你就是再早几天，这名字也归你了。”于是，我有了一个现在听起来很普通的名字，可我就是喜欢，也不想再起什么时髦了。

二

S2城际列车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行驶在祖国的春天里，透过车窗，我看到远山和繁花交织在一起，蓝天和白云交织在一起，美景和安宁交织在一起。此情此景，也让我的思绪和祖国交织在一起。在我印象里，父亲生前很少对我讲起那场战争的残酷，但我深知，志愿军将士是为新生的共和国而战的。为了“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为了“花园里花朵真鲜艳”，他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小学五年级学了《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课文，我感到那么亲切，因为我身边就有两位最可爱的人啊。电影《上甘岭》，我看了无数场；歌曲《我的祖国》，我唱了无数遍。可以说，从儿时起，生命中“祖国”二字就融入我的血液中了。在我心中，祖国就是魂牵梦萦的沃土，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巍巍笔下“最可爱的人”马玉祥居然就生活在我的家乡。这位在熊熊大火中抢救出朝鲜儿童的战斗英雄，这位“像秋天田野里一株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的志愿军英雄，回到祖国30年之后，世人才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从此，我与马玉祥叔叔有了二十几年的交往。20世纪70年代，马玉祥担任内蒙古通辽市轻工局供销公司党支部书记。每天除了分内工作，还要扫地、打水、倒垃圾，人们称他为“勤杂工”书记。在位时，多少人向他，哎，你是不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马玉祥啊？他笑笑说，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有人说，可我看你精神头像他。他却说，我是在向英雄学习。直到1984年离休后，他才承认自己就是巍巍笔下的马玉祥。马老坦言：“我如果再不承认，那就对不起那段历史和长眠地下的战友了。”有一天，我采访马老，问道：“您后来在‘汉江保卫战’中，和三连战友誓与阵地共存亡，打了三天三夜，一百多位战友，就剩下指导员、您和一个弹药手，被誉为‘汉江南岸三勇士’，您挺下来了，靠的是什么呢？”他沉思了片刻，说：“靠的是信念。负伤的指导员说，身后就是我们的祖国，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宁愿站着死，也绝不后退半步生！”这就是志愿军战士心目中重于泰山的祖国啊！在志愿军战士眼中，走出家门，生长的那片土地就是故乡；走出国门，远方的祖国就是故乡。追溯古老中国，从来就

不乏以身报国的仁人志士，恰如爱国诗人陆游所言：“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祖国五千年悠悠岁月，熔铸了中华文明的宝鼎，锻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祖国的血液流淌着黄河的涛声，祖国的脊梁挺立着珠穆朗玛的风骨，祖国的未来托起了泰山的旭日……

1999年秋天，为拍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电视专题片，我陪马老来到了巍巍先生位于北京西山的住所，采访了魏老，听他倾情讲述那些难忘往事，并撰文刊发在《解放军报》上。之后，巍巍先生又先后为我主编的两部战争题材的纪实文学集撰写了序言。我从他们身上读懂了一个道理：生命里有祖国，灵魂才有信仰；心中装着祖国，人生才有目标。晚年的马玉祥叔叔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关心下一代教育上。他担任了当地关心下一代工委常务副主任，曾任十多所学校的课外辅导员，先后作过200多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报告，听众达30余万人次，足迹遍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北京等地。2007年，马玉祥当之无愧地荣获“首届感动内蒙古人物”称号。

三

当S2城际列车穿过有燕京八景美誉的“居庸叠翠”时，沿途花开正盛，春意和暖。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蜿蜒的长城在花海簇拥下，雄浑而有气势，犹如昂扬向上的中华民族精神。我在想，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犹如一轮喷薄而出的旭日，中华儿女沐浴在这和煦的阳光下，和平、安宁、美好，其乐融融，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与创业的奋斗而得来的。我们有最好的人民在建设祖国，我们有最好的军队在保卫祖国，因而，祖国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昌盛与和平安宁。

由此，我想起了祖国西部边陲的帕米尔高原，它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西北部，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古称“不周山”，传说是由它支撑着蓝天和大地的。屈原在《离骚》有“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的诗句。《淮南子·天文训》则对不周山的“不周”，作了更为神奇的描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足见帕米尔高原的险峻。但就是在这片空气稀薄、人烟罕迹的丛山峻岭间，共和国的军人日夜巡逻在崎岖的边防线上。他们踏冰河、翻雪山、守边关，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用赤子之心、家国情怀书写边防官兵对祖国的忠诚。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讲述者是位女军人，不久前刚刚从帕米尔高原的边防部队回到北京。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位基层干部，他的连队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国境线上。高寒缺氧、雪地寒天，严重的高原反应会让许多初到那里的新战士面部黑红、嘴唇发紫。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跋涉

在没膝的雪地里，每迈一步都那么艰难；他们每一次翻山越岭巡逻，都是在向生命极限挑战。女军人感慨地说：“我们的战友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仍不改初心，扎根雪域高原，守卫西陲边关，为祖国站岗，为人民放哨，多么可敬，多么可爱！”我在看女军人发来的一组图片截图和留言。照片上，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有三四岁的样子，扎两根小短辫，穿一件粉色外套，一个人在玩吹泡泡。照片上方有边防军人父亲写的几行字：“停水停电停网的夜里，静静听着窗外扑簌簌地落雪。月余的昏天暗地，一停下来就难以抑制的想念，害怕一个转身就失去了生命中的美好，担心再也找不回……”原来，那位勇敢的小女孩跟着妈妈从古都西安来到帕米尔高原营区，想陪伴爸爸待上几天。可是，正在执行任务的爸爸还是离她好远。妈妈告诉她，爸爸在边境线上正守护着祖国的界碑。看到这段话，我的眼睛湿润了。当人们尽情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安逸生活，乘高铁、坐航班，云游四方、穿行花海间时，可曾想到，共和国的军人正在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日夜守护着祖国的安宁？

另一张图片截图，还是那个边防军人写的：“宝贝高烧了六天，我也揪心了六天，恨不能过去照顾她。我亲爱的小公主，天天和她妈妈念叨‘爸爸啥时回来！’从画面看，小女孩的照片是在帕米尔高原拍的，她站在皑皑积雪里，戴着厚厚的白皮帽，穿着粉红色的花羽绒服，脚上穿一双高腰小靴，那双冻红的小手抱着一个小雪球，望着远方，似乎在寻找什么。面对照片旁的留言，我读懂了一位军人、一位父亲的温情、责任与担当，这就是新时代军人。和平年代，他们仍然在前线守护祖国。无数军人的青春热血在燃烧，在熊熊燃烧中化为守卫祖国、拥抱祖国的漫天朝霞。

四

S2城际列车驶过了连绵的群山峰峦，携着春日的繁花和葱郁，一路向西驶到了青龙桥。那里有京张铁路纪念碑和中国第一条铁路建设的开拓者詹天佑的塑像。那是一段历史的记忆。不久以后，另一条技术世界领先、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张高铁也将投入运行。这就是前进中的祖国，这就是21世纪的中国速度。

对面那个小女孩在父母身边开心地微笑，让我禁不住想到边防军人的小女孩，她们几乎是同龄人，在父母眼里都是那般可爱，也都在享受共和国的雨露和阳光。她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哦，一个强盛的祖国是儿女们幸福的源头，就像奔流的长江黄河那般一往无前、波澜壮阔。此时，我真想为生命里的祖国唱首心中的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船夫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是啊，祖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在祖国的生命中。

名家新作

百斛之鼎，笔力独扛

我有好几年没到重庆，印象中觉得这是一个老码头。这次来到重庆的南岸区，完全被惊呆了。它不仅崭新，而且炫。飞机降落正值夜晚，在车上看窗外的重庆，觉得并非在行走，如同摩天轮一般上上下下地攀升。车开上一个桥，再拐上另一个桥，两边的高楼像魔棒一样射出耀眼的光。长江的江面倒映出更多的高楼的灯影。我第一次看到，在一座山城，或者直接说在一座山上，可以见到这么多漂亮错落的建筑物。更让人惊讶的是，有如此灵巧的道路和桥梁把这些高楼连接起来。如果用“奇迹”这个词来描述眼前之景物，应该不算夸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立体的重庆。

人在北方生活久了，大平原以及地平线已经进入思维模式。在草原上生活，天与地的水平线更加明显。那么，带着这样的思维来到重庆，难免会晕眩，要为人类的智慧和劳动而赞叹。我觉得，到重庆要赞叹的，不光是建筑、道路以及桥梁，而是人类的劳动。无数比蜜蜂更为勤劳的人们在长江边上建造了比蜂巢更漂亮、更有智慧的建筑。

我到达的地方是重庆的南岸区。这个区依山傍水，素有“山城花冠”的美誉。在51公里的长江岸线上，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绿色的南滨路。到重庆当然要看长江，长江很容易就看到了。早上我沿着南滨路跑步，眼前茶色色的江水平稳、阔大、缓缓奔流。江上的货船，如同在高速路上拉满货物的大货车那样拼足力气前行。在江边跑步，眼睛看一看此岸，再远眺彼岸，比较哪一边的楼房更漂亮。事实上，两边都漂亮。但如果做一个个性化的选择，我可能更喜欢南岸区。

这里有我看到的最漂亮、最令人惊讶的书店。在南滨路，我们来到久负盛名的精典书店。它有巨大的落地玻璃窗，雍容典雅地矗立江边。手捧一本书，一边读书、一边望长江，感觉奇妙。仿佛置身于部电影里，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人物。这家书店有咖啡区、生活美学空间、儿童区以及多功能剧场。剧场模仿朝天门码头的样式，用实木楼梯建成，这里每周有讲座、话剧和音乐会的演出。这里不仅是书店，还是可游览、可休息、可休闲的地方。书店面积有1600多平方米，足够让孩子和大人们在此徜徉。书店让我惊讶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店家选择名著版本十分苛刻（我第一次听说书店选版本会有苛求）。同样一本名作，这家书店一定要考究谁注解、谁点评、谁翻译。这样的眼光，几乎比大学图书馆还要专业。我读书不多，但有时也要计较版本。比如说，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我只爱读萧涤非选注的杜甫诗选、马元元选注的离骚、徐松林选注的白居易诗选，其他的版本看不进去。没想到书店也这么干。精典书店存书大约有30万册，科学、艺术、美学图书占有较大比例。在电商普及的今天，一家店有这样的规模和这么多的粉丝，同样令人惊讶。重庆的书友称赞精典书店是“重庆的文化地标，重庆读书人的精神家园，重庆文化人的集体精神记忆”。在2017年的亚洲书店论坛上，精典书店被评为“亚洲十大文化地标书店”，真是了不起。这个荣誉称号，不是用多少吨钢铁水泥堆砌，也不是用GDP积累的。书是泥塑人心灵的明灯。2016年10月，精典书店从解放碑搬迁到南滨路的时候，几乎轰动了全城。“精典书店搬离解放碑”，被评为2016年重庆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我想说，一个城市的人对书店如此牵挂，对书如此牵挂，他们一定是可爱并富有智慧的人，这个城市也一定会得到迅猛发展。是的，南岸区已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区、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区、全国文化先进区等20多个国家级称号。在产业结构当中，南岸区的电子信息产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移动终端产值超过600亿元。写下这些数据是想告诉读者诸君，这里的发展并不是靠开矿，也不是靠污染天空以及耗尽水源得来的，更不是靠“免脑壳”“鸭脚板”这些小吃发展壮大，他们手里有与互联网经济密切相关的优势企业。互联网经济是判断一个地区的发展模式处于朝阳或是夕阳阶段的分水岭。

南岸区的书店不止精典书店一家，另一家南之山书店位于南山峰巅。我见过在山顶修塔、修庙、修空军雷达的，但头一回看到山顶上有一家书店的。其实，书店真可以修在山顶，书和塔与庙一样，位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顶端。在这家店里，不仅能看书，还可以看自然风景。站在书店三个宽大的露台上，苍郁的南山和浩瀚的长江尽收眼底。我在露台上捧着一本楚图南译的惠特曼的《草叶集》，试图读一会儿。这部诗集我读过多遍，或者说读了几十年。我想

南岸的书与长江

■ 鲍尔吉·原野

在脑海里留下在南之山书店读《草叶集》的印象。可是，阅读并不顺利。人的心常常怕牵扯，一方面想读书，一方面又想看风景。当读书的愿望超过看风景时，眼睛就在惠特曼的诗行上扫视。心里看风景的冲动冒出来时，就要抬起头去看风景。话说回来，风景与读书都是享受。

在南岸区，另一处让我惊讶的地方是看到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个标语不仅让我惊讶，而且让我产生笑意。这幅标语写在南岸区的广阳岛上。这个岛横卧长江，坐落在明月山与铜锣山之间，是长江上游的第一大岛屿。全岛规划面积6平方公里。上了岛，我不禁喜上眉梢。不仅是看到标语的缘故，还因为这个岛全部种上了花。除了油菜花，就是薰衣草，见不到什么房屋建筑，更没有企业。这里的主人就是花草，白鹭当然也是这里的主人。同行的重庆诗人李元胜说，我常常开车到这里来跑步。这让我极为羡慕，我也算跑步爱好者，但从没在这么好的地方跑步。在环岛的田径跑道上跑，速度已经不是首要问题，最好的事情是在薰衣草和油菜花地边上跑，而身旁又有长江，头顶有环飞的白鹭。跑步在这里就升格了。跑步成仙并不容易，但在广阳岛就很容易做到。看到“不搞大开发”这么强劲的标语，我心里甚至很解恨。我的恨在于，好多青山绿水被大开发糟蹋掉了。我不敢相信，在繁华的重庆南岸区边上，会有保护这么好的一个岛。我要为这个岛的空旷和青草气息而发出赞美。南岸区的发展目标叫作“让重庆放眼世界，让世界看到重庆”。让世界看到你，首先你要有值得看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高楼大厦，也不是车水马龙，而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田园。

南岸区还有好多好玩儿的地方，比如龙门浩老街。老街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已经不知道，光知道它有100年的历史。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老街，已经经过了修复。南岸区聘请优秀的文物修复工匠，采用从各地收集来的160万块旧砖、40万片旧瓦、3万块旧石条，用百年前的建筑工艺把老街恢复起来。移步老街，恍惚走进了百年之前的重庆。除了人是新的，建筑街道招牌一如往昔。我们坐在老街的龙门书院喝茶，话题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旧日时光，说到了西南联大，说到觉林寺报恩塔。这时候，耳边传来微微的震动。转头看，轻轨从不远处的大桥穿过居民楼，驶向远方。100年的历史浓缩在老街，但轻轨飞翔而过，告诉人们，这里是重庆的南岸区，时在2019年。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

今天的幸福 (油画)

潘寿亮作



长征

第4530期